

文藝副刊與馬華地志散文之興起

林春美

（博特拉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一、前言

「地方」，在二十一世紀開始大量進入馬華作家的書寫範疇。一些具有特殊歷史地位的城市如曾為海峽殖民地的檳城與馬六甲，及南洋原始色彩十分鮮明的雨林地帶如婆羅洲，逐漸冒起成為馬華散文的顯著地標。上述諸地的書寫，有的以專欄的形式長期在報章上持續刊載，有的則獲出版社支援，以系列叢書的形式推出市場。前者比如歐陽珊之書寫馬六甲，曾先後在《星洲日報·文化空間》的不同專欄，如「明日遺書」（2002）、「笑看古城」（2004-2005）與「城牆內外」（2007-2009）上刊出；又比如杜忠全之書寫老檳城，除在《南洋商報·商餘》有專欄「島嶼紀事」（2004-2005），另外從2002至2005年間在同一報紙的《方志》版亦不定期有文章發表。後者則比如楊藝雄、沈慶旺、

藍波等書寫砂拉越雨林的作品，在大將出版社社長傳承得的促成下，先在西馬報章刊登，後復由其出版社結集成《獵釣婆羅洲》（2003）、《蛻變的山林》（2007）、《尋找不達大》（2008）、《砂拉越雨林食譜》（2009）諸書，並同列為「婆羅洲系列」。^①

這些地志散文近年頗得評論者關注，尤其是旅台的陳大為與鍾怡雯夫婦，曾分別從都市、雨林、自然書寫等角度切入論之。然而，對馬華地志散文書寫的討論中，始終沒被探詢的極為基本的問題是：馬華地志散文何時興起？如何興起？

馬華地志散文之興起，其實與本地文藝副刊大有關係。為溯其近源，本文將從八〇年代末以來文藝副刊本土化之實踐談起，繼而檢視與分析九〇年代初由文藝副刊所發動的兩場地志散文書寫活動的成果，及其對馬華文學的意義。

二、文藝副刊之本土化

1990 年，綜合性文藝副刊《星雲》推出專題系列「大馬風情話」，並公開向馬華作者徵求書寫馬來西亞各地風土人情的文稿。這個系列獲得廣大迴響，從該年 6 月推出，至次年 4 月結

^① 「婆羅洲系列」諸書出版緣起，可參閱傳承得〈五年獵釣楊藝雄〉，見楊藝雄《獵釣婆羅洲》（吉隆坡：大將，2003）；及古晉電臺「文學星座」的節目記錄〈沈慶旺談《蛻變的山林》與「書寫婆羅洲」〉，<http://www.hornbill.cdc.net.my/shahua/wenxuexing.htm>。

束，前後十個月，比該版同一時期所策劃的任何一個專輯都為期更久。「大馬風情話」系列總共刊登了五十一篇散文，所書寫的內容大至一個州屬，小至一條河、一道橋、一條街。作為馬華文壇第一次集體、且持續近乎一年之久的地方書寫活動，它可謂開了馬華地志散文寫作的風氣之先。

1994 年，《星雲》推出專欄「南北大道」。這個專欄取名自馬來半島第一條貫通南北的同名高速公路，然而卻比同年通車的這條公路更早「開跑」。「南北大道」一方面是「大馬風情話」地志主題的延續，另一方面又是對後者的進深發展。此專欄將所志者鎖定在馬來半島八處人文面貌各異之地，即麻坡、亞羅士打、檳城、新山、峇株巴轄、馬六甲、適耕莊及玻璃市，並邀八位居住於斯的作者分八期從不同角度書寫相關之地。這個專欄分十六期刊出，在四個月內密集發表共六十四篇地志小品。

《星雲》是兩大報之一的《星洲日報》的一個綜合性副刊，早期多刊登史料掌故、文化習俗、名人軼事等文章。其文稿多轉載自中、港、台報刊，本地用稿不多，本地文學創作更少，偶爾點綴其間的多是雜感隨筆和舊體詩。《星雲》的「文藝色彩」隨主編的風格而有所變易，一般認為，它在八〇年代中期開始（重新）偏向文藝性。^①而從《星洲日報》的招牌文學獎「花蹤」自首屆起，把在《星雲》及該報「正宗」文藝版《文藝春秋》發表

^① 有關《星雲》版自創刊迄九〇年代初的變化，詳閱馬漢〈44 年回首來時路——談《星雲》的幾個時期與風格〉，見《文林雜憶》，頁 182-187。

過作品若干篇，作為推薦獎所必需具備的被推薦條件看來，彼時《星雲》確實如評論所言，「其實是大半個文藝版」^{[1]550}。

資深馬華作家馬漢指出，在彼等同輩人寫作經歷的回憶中必然肯定的一個事實是，「在新馬二地出版的華文日報的副刊，是馬新二地華文寫作人的溫床」。^{[2]159} 馬華史料工作者向來亦認為，馬華文學是「副刊文學」。^{[3]439} 在網際網路尚未足以搖撼紙媒文學地位的八〇、九〇年代，文藝副刊的傾向確實仍舊影響著馬華文學的發展。而《星雲》作為全國性大報每日見報的主要副刊之一，其影響力自是不言而喻。上述兩個以地志為主題的系列專輯，尤其是「大馬風情話」，甚得當地文壇重視。在當時一篇文壇年度總結裡，以及在日後一位老作家的文壇回憶錄中，它都是少數被點名肯定的專輯之一。^{[1]4}第一屆花蹤散文推薦獎其中兩篇被推薦的作品：〈最美還是故鄉山〉與〈吉山河水去無聲〉，亦是在此專輯中刊出的散文，而後者頗獲評審肯定，其作者最終成為散文推薦獎的得主。儘管成績斐然，然而這並不應僅僅被詮釋為《星雲》策劃得成功的其中一兩個專輯，它其實也是馬華文藝副刊本土化的一項實踐。

《星雲》創刊於 1952 年。馬新分家後，馬來西亞版的《星洲日報》將總部遷移雪蘭莪，以本國新聞為主要新聞版內容，副刊則沿用新加坡的版本。至七〇年代中期，其副刊擺脫對新加坡編輯部的依賴，而逐漸開始獨立操作。

1978 年，《星雲》的編輯工作已由馬來西亞籍的編者執其

事^①，亦改在雪蘭莪編輯，然其內容性質卻仍與「本土」相去甚遠。一篇 1981 年的文壇紀要甚至評價說它「仍幾乎是剪稿的天下」。^{[5]410}

至八〇年代中期陳振華主編的時期，《星雲》開始有策劃性的向本地作家邀約稿件以為該版之主文，並開設七百字專欄「星眼」，特約六名本地作家一人一天輪流撰寫。儘管陳振華未盡能扭轉《星雲》「剪稿天下」的現象，誠如莊若所言，它與另一大報同性質的副刊《商餘》，「可說都是台灣《人間》副刊的模仿者，剪報、剪圖，連排個版、畫一條線都『人間』化」^{[6]99}，然而，他所做出的變革卻依然可被視為《星雲》本土化之先聲。

1987 年 10 月，《星洲日報》在「茅草行動」（Operasi Lalang）中停刊。次年 4 月復刊時，陳振華已離職他就，張永修從新聞群組調入副刊組，開始主編《星雲》。張永修在陳振華變革的基礎上，對《星雲》之本土化作出更深廣的開拓。他將固定作者的每日專欄「星眼」，改為公開專欄「龍門陣」。另又新闢一週六日連續見報的「六日情」專欄，讓讀者自擬主題，一題六寫，改寫了專欄為名家所壟斷的局面。^②以公開專欄方式容納短文的作法，一方面使《星雲》得以逐漸減少對外國作品的轉載，

^① 馬漢因此稱此時《星雲》已「大馬化」。見〈44 年回首來時路——談《星雲》的幾個時期與風格〉。

^② 2010 年，離當年「六日情」專欄之開設已有二十餘年之後，《星雲》已由他人主其事，然而「六日情」專欄卻復以相同的形式重新開設，當年之影響云云，由此或不難見其一斑。

另一方面亦迅速刺激本土作者在該版位的大量湧現。據編者自己估計，當時《星雲》所用本地作品，占所刊作品總數百分之七十五。^[7]而據一位老作家指出，確有一些作者是在《星雲》頻頻見報之後，方才名氣日盛的。^[4]

本地寫手之培育固為副刊本土化不可逃避的任務之一，然而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的《星雲》更見特色的，或許還是在專題特輯的策劃與製作上所顯示出的，編者將綜合性文藝副刊本土化的企圖。這些專題特輯多數通過邀約或公開徵稿的方式，向本地作家與讀者徵求文稿。它們以系列方式刊出，每個系列為期三至五個月不等。在那段時期出現過的專題系列名目繁多，比如「紫色的漩渦」、「綠色呼喚」、「灰色地帶」、「牽手路上」、「書癡自述」等。前二者分別為探討同性戀與環保課題的特輯，執筆者包括來自不同組織或單位的相關人士（包括當時還不是國會議員的章瑛），以及某些「當事人」（比如同性戀者本身現身說法）。

通過將綜合性副刊作專題報導式的處理，《星雲》成功地將同性戀與環保這兩項當時甚為新鮮、甚至是敏感的全球性課題，置入了本土的語境。後三個系列則或志靈怪、或敘情事、或道文心，雖皆為「永恆的話題」，然而卻也是當地的題材、自己的故事。

1992 年推出的「文學的激蕩」專輯，其系列文章所討論的，更直指當地華文文學的核心與本質：馬華文學的定位問題。

「馬華文學經典缺席」論爭的烽火即在此系列中爆發，十餘年來

依然硝煙未盡。^①

「大馬風情話」與「南北大道」是《星雲》諸多特輯中的其中兩個。兩者在製作時間上相隔四年，然而就其內容與形式而言卻是出自同樣的編輯理念。^②前者多將相關文章以主文方式刊出，並有所寫之地的相片為配圖，^③台灣《人間》副刊的影響至此已大舉淡出。後者雖是專欄，然而編者卻突破以專欄為邊稿的既定排版樣式，同期刊登數篇專欄，並破格以主文的方式處理之。^④編輯的操作手法，讓此二專輯的主體——地方、本土，成為醒目而顯著的内容。

儘管對地方的書寫在早期的馬華文學史上並非全然匱乏，然而，九〇年代初期這兩個前後為期不過十四個月的專輯，在呈現地方書寫的成果方面，其涵蓋面之廣，至今為止仍是馬華文藝刊物所發動的書寫活動裡所僅見的。這兩個系列專輯總共刊載散文

^① 關於《星雲》所作特輯，詳閱〈副刊本土化之實踐——以我編的《星雲》及《南洋文藝》為例〉。有關文學論爭則可參考張永修〈近處觀戰〉，見張永修、張光達、林春美編《辣味馬華文學：90年代馬華文學政論性課題文選》（吉隆坡：雪蘭莪中華大會堂，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2002）。

^② 前述杜忠全的「島嶼紀事」專欄，亦由同一編輯策劃與邀約。見杜忠全《老檳城路志銘》（吉隆坡：大將，2009）自序。

^③ 不少是由相關散文作者自己攝影或提供。也有許多是該報的檔案照片，另有部分的來源則是大馬旅遊局。

^④ 該版以同樣方式處理的多人專欄還包括：「六好小品」、「志在四方」、「不寄的信」、「情事一籬筐」等。

百餘篇，書寫的地方包括馬來西亞全數十三個州屬，以及一個聯邦直轄區，因此可說是以浩大的卡士／聲勢，標誌著馬華地志散文的正式興起。

三、文學景觀之浮現

「大馬風情話」與「南北大道」，在某個程度上可算是馬華文學的一次「造山運動」。且不論一些較為知名的城鎮，馬來西亞的許多小地方就是在這次的「運動」中浮現出文學地表的。這兩個系列在最初推出時，或許即如編者按語所言，旨在凸顯「大馬特有的風土人情」，以讓讀者「發現曾經經歷而忽略了景物人事」。然而，總結與檢視這次地方書寫的成果，我們可以發現，專輯中所刊載的地志散文不僅在一定程度上繪製了馬來西亞（mapping Malaysia），而且也成功讓一些地方浮凸出平面的地圖。若將這兩個系列所發表的散文按地域分佈組織排列，再以線條連貫各篇散文所標示的地點，則一幅馬來西亞（尤其馬來半島）的版圖輪廓大致就得以勾勒出來。更有甚者，一些散文不僅為我們指認所寫之地的地理位置，而且更透過其文學語言，形象地描繪構建地方之景觀（landscape），提供讀者更好的想像依據。為有條理地梳理這次的書寫成果，我們不妨沿著這些散文所提示的地名，繪製一條由北至南、再由南轉北的路線圖，以檢閱這些散文如何形構馬來半島的圖景。

我們從半島西海岸最北部的一個小鎮加基武吉出發。加基武

吉是一個偏僻之地，自八〇年代採礦業全面停頓後，更是一個沒落的地方。在北淡雲〈幾許滄桑問白雲〉之前，此地可能未曾在任何一篇馬華文學作品裡被提及。北淡雲不僅將加基武吉帶入讀者的認知範疇，而且還形象地描繪了此地頗為特殊的「暗窿」的景觀：天然山洞之中漆黑陰冷，水聲如萬馬奔騰；湍急狂流之上，是供人行走的殘缺、搖晃且濕滑的木板搭架。

加基武吉以南，即是玻璃市的首府加央（北淡雲〈最北的首府加央〉）。從此處往西望，即見「北方有一百〇四個小島，成群覺遊在瓜拉玻璃市以西的二十七公里處」，那便是被作家浪漫地稱之為「蘭嶼」的浮羅交怡（梁志慶〈蘭嶼萍蹤〉）。往南行進，即可看見何乃健散文中滿溢稻花香的吉打州，田裡插秧被他詩化為刺繡，而吉北大平原「經過一番辛勤的刺繡之後，茁壯的禾稻迅速地在春風化雨下，翻滾而成一面九萬七千公頃的綠毯，讓馬六甲海峽的浪花，為它鑲上一百公里長的花邊。」（〈稻花香裡說豐年〉）

看過一百多公里的稻田景色，越過雙溪大年污濁的河流（蘇耘〈污濁的大年河〉），西渡海峽，就到達檳城本島。其東北部老城區以摩天大樓光大（KOMTAR）為地標（北淡雲〈綠島上的足跡〉及林春美「南北大道」專欄諸篇散文），近郊的升旗山腳下則有熱鬧的市集黑水鎮（蘇子玲〈黑水鎮趕集〉）。在半島大陸的另一半檳城州，有個叫作大山腳的小城，穿過那裡的火車帶動當地的經濟發展，可是卻也導致此地的交通癱瘓。奔馳的火車與停滯的車流，形成這座小城靜止與流動的風景線（小黑〈記

憶的火車穿過大山腳》)。

離開火車開行、諸車堵塞的大山腳，「椰林油棕而後膠園，一路不停地閃現」的風景，宣告著你已經進入吉打南部。再經過檳城、吉打、霹靂三州交界的吉輦河，就進入了霹靂州（毅修〈純樸三角〉）。霹靂中部有個叫愛大華的地方，有人喜歡將它意譯為淡水鎮（黃尊源〈淡水鎮之戀〉）。淡水鎮西南方近海處，是紅土坎。這個少有旅客問津的靜謐地方，與對岸的黃金沙灘邦咯島形成鮮明對比。在這裡，「喧鬧的只是樹蔭下一叢叢的姹紫嫣紅。即使起卸漁產的羅里也減低了吆喝」。「週末清晨，海軍們以整齊短健的步伐慢步跑過市區」，是八〇年代末紅土坎被闢為海軍基地之後始見的風景（小黑〈誰曾留宿紅土坎〉）。紅土坎以南不遠處，就是實兆遠（朵拉〈搬到實兆遠〉）。再南下的一個海灣邊上，則是從前名叫安順，而後改名為直落英丹的地方（若遠〈嫁到安順〉）。

跨出霹靂邊界不遠，是莊魂在「南北大道」專欄幾篇小品中書寫的魚米之鄉適耕莊，這已經是在雪蘭莪州的疆界之內了。在抵達雪蘭莪中南部有皇城之稱的巴生之前，聯邦直轄區吉隆坡會在中途出現。橫衝直撞的迷你巴士，在九〇年代，構成吉隆坡繁忙街道的景觀（山塵〈巴士一族〉）。在吉隆坡市區乘坐旅遊巴士，一兩個小時後即可抵達寒氣逼人的雲頂高原（佩韋〈上雲頂高原垂釣一片濃霧〉）。若奔聯邦大道南下，則會見到一座摩爾式古典建築，那是阿南沙王宮，是雪蘭莪的標誌性建築物。潘永強的文章告訴我們，這座王宮耗資二百八十萬，建立在巴生皇家

山廿四英畝土地上。至於巴生市區，則是戰後殖民地式建築、中國式建築、新式建築混雜林立的景觀（〈烏鴉螃蟹肉骨茶〉）。而巴生港口外的吉膽島，則是毅修筆下「橋下有流水，有栓滿兩岸的漁船」的地方（〈赤腳踩在板橋上〉）。

從雪蘭莪州繼續南下，則會來到馬來半島中央主幹山脈的終點。「從淡冰街上仰首北眺，主幹山脈的歇腳巍峨雄姿盡收眼簾。」（禿橡〈風神風洞淡冰山〉）淡冰更常被稱為淡邊，在森美蘭邊界。淡邊部分地方延入南部的一個州屬，那就是三保太監下西洋曾經停駐過的古城馬六甲（蘇子玲〈古樸秀雅的歷史城〉及靜華「南北大道」專欄諸篇散文）；其野外一條無聲的吉山河流過的小鎮，叫作野新（禿素萊〈吉山河水去無聲〉）。

馬六甲與其南部的柔佛州之邊界，矗立著充滿神話與傳說的金山（諭楓〈我熱愛的金山〉），山腳下有一個新村叫砂益（諭楓〈金山腳下的砂益〉）。往柔佛州行進，首先會來到有香妃城之稱的城鎮蔴坡（靈子〈香妃城之約〉），這裡除了有著名的蔴河（梁志慶「南北大道」專欄諸篇散文），還有一座叫武吉摩的青山（艾斯〈武吉摩的回憶〉）。在橫跨蔴河兩岸的蔴橋之上，可以看到見證過馬六甲王朝末代蘇丹與葡萄牙侵略者之間的戰爭的文打煙河（沈洪全〈沒有河口的小河〉）。蔴河的上游有沒落的小鎮班卒（沈洪全〈沒有河口的小河〉）。蔴坡以東約六十公里處是蓮花村，那裡曾經在緊急狀態時期發生過著名的 **Bukit Kepong** 戰役（獻民〈蓮花村的記憶〉）。更遠一點是小鎮昔加末（楊善勇〈回鄉偶書——卸妝和化妝後的昔加末〉）。

麻坡以南是意譯為鑿石城的峇株巴轄（西貝君〈看山歲月——鑿石城〉；艾斯〈最美還是故鄉山〉及其「南北大道」專欄諸篇散文）。其附近有漁村石文丁（佩韋〈靠海的日子〉），與山芭安和芭（晴緣〈安和芭的故事〉）。離峇株巴轄不甚遠處，有個巴力士隆鎮，其地標是一座建於二戰時期的拱橋（艾斯〈彩虹橋邊的鄉鎮〉）。以生產陶器聞名的亞依淡，亦在附近（晴緣〈陶器的故鄉〉）。

半島最南端的新山，與新加坡一水相隔，是個發展非常迅速的城市（翻騰〈今日的新山〉及高秀「南北大道」專欄諸篇散文），亦是許多學生與遊子的驛站（楊善勇〈南城驛站〉與〈工大城〉）。其西面海岸有一座龜咯漁村（黃妙倩〈海鮮迷的天堂——龜咯漁村〉）。

從新山往東，然後沿著半島海岸線北上，一路馳入彭亨州，再往北甚遠，有一個介於豐盛港和北根之間的小鎮叫那示（楊善勇〈小小的鎮，大大的橋〉）。從那示再往北約近百公里，就是該州首府關丹（田埂〈師訓在關丹〉）。一度聞名國際的世界最大地下採礦場林明，就在關丹西北方的數十公里之外（黃尊源〈沒落的林明〉）。從彭亨進入舊稱丁加奴的登嘉樓州，沿著南中國海一直奔至一個叫瓜拉丁加奴的河口，那裡有一處意譯為壞石的沙灘（楊善勇〈河海之間有城立起〉）。再北上約一百七十里，即是吉蘭丹州的首府哥打巴魯（黃尊源〈哥打巴魯的天空〉）。此去不遠，即來到馬來西亞國土邊境，那裡有一個叫蘭都班讓的小鎮，旱季時即使涉水也能去到對岸的泰國（李國七

〈邊緣小鎮〉）。

從加基武吉起步南下，至新山折回北返，至蘭杜班讓，九〇年代初的一場地方書寫，密集完成了馬華文學繪製馬來西亞地理版圖的使命。從加基武吉以至新山的諸篇散文所志之地，若一一陳列其名，或仿似在地圖上圈出綿密的地點，可鋪綴而成半島西海岸鮮明的地理形勢與景觀。這種情況大致也顯示了半島西部較為豐沛與繁盛的文化發展面貌。相反的，書寫半島東海岸的稀落的篇章，亦反映了該地與之相應的文化狀況。

大量地方與景觀之集體浮現，固然形成這場地方書寫活動最為壯觀的記錄之一，然而我們亦必須承認其局限性：它所繪製的，以西馬來西亞為主。「南北大道」系列既以貫通半島南北的高速公路為名，東馬諸地不在相關的地方書寫範疇之中自可理解。然而整個「大馬風情話」系列中，卻亦僅有兩篇書寫東馬的散文（羅繼才〈我的達雅族學生〉及陳承達〈小香港，山打根〉），與寫西馬的篇數比例顯然十分懸殊。^①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或與當時西馬報紙在東馬所面對的發行困境有關。^②

^① 這種情況或許有助說明田思等人「書寫婆羅洲」之主張的必要與意義。然而想必無可求證的是，2002 年左右提出的「書寫婆羅洲」概念，是否亦是某種程度上受西馬主流報章地方書寫活動的刺激／啟發而生成？

^② 雖然亦有向西馬報紙投稿的東馬作家，然而畢竟是少數。以砂華作家為主的多數東馬作家，或許都會認同田農在其《砂華文學史初稿》（詩巫：砂羅越華族文化協會，1995）中提出的看法，認為砂拉越本身出版的華文報章之文藝副刊，才是培育該州寫作人最為重要的園地。田農所說的雖然是

四、地方感之形成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來，地方（place）並不能單純從距離、方向、面積、地域、疆界等繪製地圖的符號來界定。它與空間（space）的差異在於：地方是充滿人、習俗、物質等的空間；如若抽離事物、意義與價值於其中的特殊聚集，地方便也變成了空間。因此，地方之製造（place-making），不僅牽涉上層勢力與菁英專才，及彼等之權力、財富與知識，亦牽涉實際經驗該地的普通民眾的感覺與特質。^[8]

地方的意義，乃由經驗所建構。某人對某地的客觀認識，固可通過觀察、思索或識別而達致，然而，全方位的認識一個地方，卻還包括必須通過「拒絕客觀化的、被動且直接的經驗」方能完成。^[9]¹⁵² 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指出：

被動經驗是可以深刻體會，卻難以清晰表達的。日常生活中細微的喜悅與煩惱，幾乎不能登記在案但卻無所不在的聲音與氣味的氛圍，空氣的感覺，柔軟的泥土，堅硬的土地，快樂的機遇與命運偶然的打擊——這些生活中的平常經驗都可能彙集而成深厚的地方感。^[9]¹⁶¹

九〇年代初期的地志散文不只如前所述繪製了「地方」，而且其中不少篇章還捕捉了如段義孚所言的「生活中的平常經驗」，並呈現為鮮明的「地方感」。從總體而言，這些地志散文可說從不

五〇、六〇年代的情形，但遲至九〇年代的狀況亦大致如此。

同的感官層面與認知角度，將作者的被動經驗與初始感覺賦以形式，繼而使其成為可見。

朵拉〈搬到實兆遠〉與小黑〈記憶的火車穿過大山腳〉，即通過各種感官反應書寫各自題目中的地方。前者從嗅覺開始書寫她剛搬到實兆遠的日常生活體驗：逢星期一、三、五會都會嗅到的「有點像擱久了的魚蝦，又像腐爛了的水果等等不太好嗅的臭味」。視覺探尋的結果讓她獲曉臭味的來源：「家家戶戶的鐵絲網籬笆上懸掛著一大包一小包的塑膠袋」。累積足夠的「居於斯」的生活經驗後，她方才有能力作出總結：原來垃圾車星期二、四、六才會「光臨」該住宅區。而後者則是通過聲音與生活經驗中所累積的感覺，書寫他曾經長期居住的大山腳。方圓四公里之內有五個火車柵門的大山腳，使居於其間者「在黑夜裡受盡火車的笛聲騷擾清夢」，而白天在公路上又「因為苦候它（火車）的掠影而忍受折磨」。木柵的開閤、火車的呼嘯、凌亂擁擠的交通，形成大山腳人每天隨旭日升起的噩夢，同時也構成大山腳的地方感。而作家因感覺大山腳被州政府「虧欠」而生的憤怒與不平心理，更是讓此地方感平添一種辛辣之味。

禿橡與蘇清強則通過對自然氣象與其細微變化的感知，分別書寫了他們居於淡邊與玻璃市的被動經驗。淡邊山是馬來半島主幹山脈的終點，此地於是成為一年兩度季候風的氣流漩渦中心。因此，淡邊的風，尤其在農曆正月前後，「風勢大且冷，走勢無定向，頃刻間可以憑空起舞，轉眼又可以隱形遁跡消逝無蹤」。在禿橡筆下，淡邊的風不是以「陣」而是以「群」來度量，並且

還帶有一些神秘色彩。風群雖然勢大，但是卻會「紋風不動」來到人的面前，然後突然「一下喧嘩起哄」，待人意識到時，「它們」已「混入其他風群」去了。禿橡對風及對兒時目睹漫天紅色炮衣在小龍捲風中旋轉飛舞情狀的描寫，頗「繪聲繪影」了淡邊的風／風神（〈風神風洞淡冰山〉）。而在以蔗糖為經濟發展命脈的玻璃市州，蘇清強寫道，一到旱季，「朱賓一望無際的甘蔗芭就開始烽煙雲起，一日一塊一日一段地被點燃焚燒」。火起時劈劈啪啪的氣勢悲壯淒愴，「煙塵四處飛竄」，「一時之間，人民與灰生活在一起。」玻璃市旱季時節蔗灰飄飛的特殊空氣，在此篇地志散文中顯得清晰可見（〈旱季燒蔗芭〉）。

生活經驗因地方之不同固會有所差異，然而即使在同一州屬裡，區域與區域之間的地方經驗卻也不盡相同。大山腳的宗教盛會聖安娜盛會（St Anne's Feast），吸引全國各地的天主教徒前來朝拜，黃昏時分附近馬路已水泄不通，至半夜時分，則可見「聖安娜教堂整座山點滿了蠟燭，照亮了整個大地。」而另一個主要是由商人主導的「拜大老爺盛會」，雖然熱鬧程度稍遜前者，但信徒燒大香、燒龐大的紙紮大老爺神像的花費，卻更甚於前者之蠟燭（田埂〈大山腳下的城市〉）。在福建人居多的檳榔嶼，則是正月初九的天公誕最為熱鬧。風車路一帶居民對此節日的慎重可從祭品之豐盛與講究看出，而他們「大肆」慶祝的態度，則體現在「一炷香的時間內，一疊又一疊腰高的金紙在一把火裡輪流烤紅了風車路」，與次日清晨飄揚在馬路上的灰燼、炮屑與香煙之上（林春美〈天公誕〉）。檳榔嶼與大山腳雖然同屬

檳城州，然而一水兩隔，民間習俗亦有點兩樣。

另一些地志散文則讓我們看到，儘管所寫事態相似，可是發生在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體驗。比如若遠〈嫁到安順〉與毅修〈涉過哀樂〉同樣提及水患，然而安順與吉膽島的地方面貌就不因水患而相混同。安順地處海灣，水患是日常生活的一種體驗。若遠在散文中寫到她與家人一次早晨出外用餐，初時但察附近有水湧入，再吃幾口，水竟已淹起。面對食肆成「災區」，從大都市吉隆坡來的客人都發出驚呼，然而「周圍的安順人一個個都不為所動，任由潮水輕輕的替他們的足踝、小腿『按摩』，他們繼續輕鬆的吃他們的肉骨茶」，大有處變不驚且符其地名的「安順」風度。而吉膽是海島，雖然島上條條水溝通大海，但是一樣逃不了水患，尤其是在閏年朔望之時。那幾天潮水特別高漲，有人可能一覺醒來發現自己睡在「水床」之上，有人則必須連日早起，以免潮水淹過廁所而得忍上幾個小時。如廁是水患期間的大事，因為島上的廁所「不過是隔起來的一個小空間，裡邊的地板上留個洞口」，因此潮水高漲時淹入廁所，「海水幾乎與洞口齊高」，洞口清澈的海水形同一面鏡子，足以照見幾許令人尷尬的事物。這樣的事不時發生，調派到此執教的教師會互相交換上廁所的「心得」，甚至把褲腳高卷至膝蓋、穿著拖鞋進教室，充分顯示了他們順應這個地方生活方式的姿態。

九〇年代馬華的地方書寫，難免需要碰觸地方城市化的課題。城市化現象對日常民生的重大影響之一，就是經濟發展造成的嚴重交通問題。類似的問題，在不同地方的書寫中，就呈現了

不同的面貌。在繁華都會吉隆坡，熙攘川行的迷你巴士是公路上的特色。「橫衝直撞，馬路小英雄似的迷你巴士跋扈穿梭，若不清醒，準將你弄得晨昏顛倒，永遠搞不清方向。」（山塵〈巴士一族〉）在街道較為狹隘的檳城，摩托車則是公路上的霸王。在交通燈前，「摩托車在汽車與汽車的空隙間左闖右竄；排滿了車前，也填滿了車旁。綠燈一亮，叭叭叭地衝著出去。」（毅修〈公路上的原始〉）而在峇株巴轄，「車輛開始風馳電掣，個個宛若馳騁於南北大道隻隻猖狂呼嘯」，則是由於全峇株巴轄改道，而一些街道改成單行道所致（艾斯〈大馬路〉）。一雨成災是此地大事發展後所產生的另一問題，情況嚴重一點的街道甚至會讓「峇株河錯認為支流」（艾斯〈寒水〉）。

城市的規劃比不上車輛增加的速度，於是交通停放也成了問題。居住在新山的人所面對的情況是：「經常得花上好幾十分鐘兜轉才有機會將車停放在合法的地方——這算是頂幸運的。當要餵『吃角子機』的時候，心裡總拿不定主意；餵多餵少，很難有個準繩。有幾回就因為『不爽手』，逗留銀行的時間又估計錯誤，結果遭『紅單伺候』。」（高秀〈下坡底〉）而在沒有「吃角子機」豎立、卻有地痞流氓橫行的檳城老城區，停車位不足的問題之外，更存在以私法執行「嚴禁泊車」的另一種難題：「不論是以前或是近幾年來畫了黃格子的某些地方，都不是可以就理泊車的。否則當你取車時，一握門柄，你的手即黏糊的沾了一灘黑油，或者，你的鎖匙始終插不進孔裡去，你低頭一看，原來裡頭塞著一截斷了的火柴。」（林春美〈風車路〉）

以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作為文化生活主體的英國文化理論家 Raymond Williams，提出「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一辭，以指稱在特定的地方與時間中所形成的特殊生活方式，與對此生活的獨特感知。他認為，作為普通人生活經驗的感覺結構，並非固定不變的。相反的，它總是處於塑造與再塑造的過程中。因此，每個世代之間都會體現不同的感覺特性。^[10]九〇年代初的馬華地志散文書寫成果，即鮮明展現了不同世代的作家對同一地方的感覺結構之差異。同樣是寫檳城老城區風車路的生活，在上一代作家的記憶中，是深夜在樓梯霸位，「只為收聽麗的呼聲的偵探廣播劇，雖然沒有畫面，只有對話聲槍聲打鬥聲，卻也緊張刺激，大感過癮。」（北淡雲〈綠島上的足跡〉）而在下一代作家的記述中，麗的呼聲已被淘汰出局，電玩中心開始入侵風車路，「空閒而無聊的人全躲進店裡『打叮叮』去了。街頭鬥士走出街頭，操縱小螢幕上另一番血拼肉搏的 **Street Fighter**。」（林春美〈風車路〉）兩篇「風車路志」，大致概述了檳城老城區科技／娛樂發展的情況，與民風的變化。

正因為每個世代的地方感受不盡相同，而且許多地方（尤其是國家的經濟重鎮，或政治上的「兵家必爭之地」）時刻都在面對發展與變化，因此地方書寫更顯其意義。北淡雲〈綠島上的足跡〉寫自己兒時「在車水路旁，貼耳電柱，聆聽老爺電車駛來的哄隆隆聲」。通過她細膩的描繪，我們看到當時檳島「主要街道上空電纜密佈，縱橫交錯，一輛輛電動巴士，頂上一根電杆，銜接電纜，在馬路上滑動著」。這種街道面貌，已與下個世代的檳

城書寫者所見的大不相同。北淡雲以作者主觀經驗描述的檳城生活，及招引出的幾處已然消逝的地點（如「藍色巴士總站」、檳島首間中國百貨市場檳榔、甚至小至現在香格里拉大酒店地段上原存的「賣金魚的水族館」、「賣經濟飯菜的攤格」），於是彰顯了地志散文的另一層意義：以書寫對抗流逝的時間，繼而挽留地方記憶。

五、結語

九〇年代初期綜合文藝副刊《星雲》所策劃的「大馬風情話」與「南北大道」兩個系列的文章，促使馬來西亞（以馬來半島為主）由南至北許多大城小鎮、甚至一些之前罕為人知的小地方，集體浮現出馬華文學的地表。其以主文形式處理這些地志散文的編輯方式，提高了「地方」的能見度。這兩個系列所刊載的文章，就其數量、書寫者，與所涉地方（內容）之總和而言，可說是馬華文學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地方書寫活動。從其成果而言，它不僅從某個程度上繪製馬來西亞地理版圖，亦初步總結了馬華作家對國境之內諸多地方的感性經驗。與此同時，它亦展覽不同地方與不同世代作家的地方感，不僅使地方景觀成為可見（visible），亦使一些隨時代變化而不復存在的隱形景觀（invisible landscape）得以展示。九〇年代初的這場地方書寫活動，以文學建構地方，以書寫賦空間以意義。其突出的成果，在某個程度上，也許，牽動了廿一世紀蓬勃的馬華地方書寫的活動

與發展。

參考文獻

- [1] 碧澄. 長風破浪，直掛雲帆——1990 年馬華文壇總結//李錦宗，編. 馬華文學大系·史料（1965-1996）. 新山：彩虹，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2004.
- [2] 馬漢. 戰後《南洋商報》幾個令人緬懷的副刊（上）//文林雜憶. 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2008.
- [3] 李錦宗. 1984 年的馬華文壇//李錦宗，編. 馬華文學大系·史料（1965-1996）. 新山：彩虹，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2004.
- [4] 馬漢. 44 年回首來時路——談《星雲》的幾個時期與風格//文林雜憶. 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2008.
- [5] 周循梅. 1981 年馬華文壇紀要//李錦宗，編. 馬華文學大系·史料（1965-1996）. 新山：彩虹，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2004.
- [6] 莊若. 健忘者的回憶錄//潘永強、魏月萍，編. 解構媒體權力. 吉隆坡：大將，2002.
- [7] 張永修. 副刊本土化之實踐——以我編的《星雲》及《南洋文藝》為例 [J]. 人文雜誌，第 17 期（2002 年 12 月）.

- [8] Thomas F. Gieryn. A Space for Place in Sociology [J]. I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6 (2000).
- [9] Yi-Fu Tuan. Place: An Experiential Perspective [J]. In *The Geography Review*, Vol. LXV, No. 2 (April 1975).
- [10]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P, 1977.

[原發表 2010；校訂 2026]